



天津交通銀行同  
人俱樂部圖書室

01

德清俞樾

讀書記

清室藏書

內經素問

四十八條

上古天真論昔在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樾謹按成而登天謂登天位也易明夷傳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可說此經登天之義故下文卽云迺問於天師迺者承上之詞見黃帝既登爲帝乃發此問也王冰注白日升天之說初非經意

食飲有節起居有常宋高保衡林億等新校正本引全元起注云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樾謹按經文本作

叢書之一

一

食飲有節起居有度故釋之曰有常節有常度若如今本則與全氏注不合矣且上文云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此文度字水與數字爲韻今作有常則失其韻矣蓋卽因全氏注文有常字而誤入正文遂奪去度字

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新校正云甲乙經耗作好樾謹按作好者是也好與欲義相近孟子離婁篇所欲有甚於生者中論天壽篇作所好苟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爲所非韓詩外傳作好利是好卽欲也以欲竭其情以好散其眞兩句文異而義同今作以耗散其眞則語意不倫矣王注曰樂色曰欲輕用曰耗是其所據本已誤

也

大衝脈盛新校正云全元起注及太素甲乙經俱作伏衝下太衝同槪謹按漢人書太字或作伏漢太尉公墓中畫象有伏尉公字隸續云字書有伏字與大同音此碑所云伏尉公蓋是用伏爲大卽大尉公也然則全本及太素甲乙經當作伏衝卽太衝也後人不識伏字加點作伏遂成異字恐學者疑惑故具論之

四氣調神大論使氣亟奪槪謹按奪卽今脫字王注以迫奪說之非是

不施則名木多死槪謹按名木猶大木也禮記禮器篇因名山升中于天鄭注曰名猶大也王注以名果珍木說之未得名字之義

叢考之一

二

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王注曰焦謂上焦也太陰行氣主化上焦故肺氣不收上焦滿也槪謹按此注非也經言焦不言上安得臆決爲上焦乎焦卽焦灼之焦禮記問喪篇乾肝焦肺是其義也

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槪謹按獨當爲濁字之誤也腎氣言濁猶上文肺氣言焦矣新校正云獨沈太素作沈濁其文雖到而字正作濁可據以訂正今本獨字之誤

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王注曰愚者性守於迷故佩服而已樾謹按王注非也佩當爲倍釋名釋衣服曰佩倍也荀子大略篇一佩易之楊倞注曰佩或爲倍是佩與倍聲近義通倍猶背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倍奸齊盟孟子滕文公篇師死而遂倍之倍並與背同聖人行之愚者倍之謂聖人行道而愚民倍道也下文云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曰從曰逆正分承聖人愚者而言行之故從倍之故逆也王注泥本字爲說未達段借之旨

生氣通天論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王注曰外布九州而內應九竅故云九州九竅也樾謹按九竅與九州初不相應如王氏說將耳目口鼻各應一州能晰言之乎今按九竅二字實爲衍文九州卽九竅也爾雅釋獸篇白州驪郭注曰州竅北山經倫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郭注曰川竅也川卽州字之誤是古謂竅爲州此云九州不必更言九竅九竅二字疑卽古注之誤入正文者味王注云云似舊有九州九竅也之說而王氏申說之如此此卽可推其致誤之由矣六節藏象論與此同誤

故聖人傳精神王注曰夫精神可傳惟聖人得道者乃

能爾樾謹按王注非也傳讀爲搏聚也搏聚其精神卽上古天真論所謂精神不散也管子內業篇搏氣如神萬物備存尹知章注搏謂結聚也與此文語意相近作傳者古字通用

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樾謹按張字之上奪筋字筋張精絕兩文相對今奪筋字則義不明王注曰筋脈脹張精氣竭絕是其所據本未奪也

高梁之變足生大丁王注曰所以丁生於足者四支爲諸陽之本也樾謹按王注非也如其說則手亦可生何必足乎新校正云丁生之處不當於足蓋謂膏梁之變

叢考之一

四

饒生大丁非偏著足也是以足爲饒足之足義亦迂曲足疑是字之誤上云乃生坐拂此云是生大丁語意一律是誤爲足於是語詞而釋以實義遂滋曲說矣

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樾謹按上文云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下文云陽者衛外而爲固也是陽氣固主外然云一日而主外則義不可通主外疑生死二字之誤下文云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雖言生不言死然既有生卽有死陽氣生於平旦則是日西氣虛之後已爲死氣也故云陽氣者一日而生死生與主死與外並形似而誤

味遊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王注曰央久也辛性潤澤散養於筋故令筋緩脈潤精神長久何者辛補肝也新校正云按此論味過所傷難作精神長久之解央乃殃也古文通用樾謹按王注固非校正謂是殃字義亦未安央者盡也楚辭離騷時亦猶其未央兮王逸注曰央盡也九歌爛昭昭兮未央注曰央已也已與盡同義精神乃央言精神乃盡也

陰陽應象大論天有八紀地有五里樾謹按里當爲理詩樸棧篇鄭箋云理之爲紀白虎通三綱六紀篇紀者理也是紀與理同義天言紀地言理其實一也禮記月

令篇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亦以理與紀對言下文云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以後證前知此文本作地有五理也王注曰五行爲生育之井里以井里說里字迂曲甚矣

陰陽離合論則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樾謹按則當爲財荀子勸學篇口耳之閒則四寸耳楊倞注曰則當爲財與纔同是其例也財出地者猶纔出地者言始出地也與上文未出地者相對蓋既出地則純乎陽矣惟財出地者乃命之曰陰中之陽也

厥陰根起於大敦陰之絕陽名曰陰之絕陰樾謹按既

曰陰之絕陽又曰陰之絕陰義不可通據上文太陽陽明並曰陰中之陽則太陰厥陰應並言陰中之陰疑此文本作厥陰根起於大敦陰之絕陽名曰陰中之陰蓋以其兩陰相合有陰無陽故爲陰之絕陽而名之曰陰中之陰也兩文相涉因而致誤

陰陽別論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樾謹按忌當作起字之誤也上文云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玉樞真藏論作別於陽者知病從來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來字與期字爲韻則處也二字似誤此云知病起時猶彼云知病從來也蓋別

叢七之一

六

於陽則能知所原起別於陰則能知所終極故云爾忌與起隸體相似因而致誤

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王注曰隱曲謂隱蔽委曲之事也夫腸胃發病心脾受之心受之則血不流脾受之則味不化血不流故女子不月味不化則男子少精是以隱蔽委曲之事不能爲也樾謹按王氏此注有四失焉本文但言女子不月不言男子少精增益其文其失一也本文先言不得隱曲後言女子不月乃增出男子少精而以不得隱曲總承男女而言使經文到置其失二也女子不月旣著其文又申以不

得隱曲之言而男子少精必待汪家補出使經文詳略  
失宜其失三也上古天真論曰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  
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是男子之精與女  
子月事並由腎氣少精與不月應是同病乃以女子不  
月屬之心而以男子少精屬之脾其失四也今按下文  
云三陰三陽俱搏心腹滿發盡不得隱曲五日死注云  
隱曲謂便寫也然則不得隱曲謂不得便寫王注前後  
不照常以後注爲長便寫謂之隱曲蓋古語如此襄十  
五年左傳師慧過宋朝私焉杜注曰私小便便寫謂之  
隱曲猶小便謂之私矣不得隱曲爲一病女子不月爲

叢七之一

七

一病二者不得并爲一談不得隱曲從下注訓爲不得  
便寫正與脾病相應矣

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懋  
謹按下文云肝之心謂之生陽心之肺謂之死陰故王  
注於死陰之屬曰火乘金也於生陽之屬曰木乘火也  
是死陰生陽名雖有生死之分而實則皆死徵也故一  
日不過三日而死一日不過四日而死新校正云別本  
作四日而生全元起注本作四日而已俱通詳上下文  
義作死者非此新校之謬說蓋全本作四日而已者已  
乃亡字之誤別本作生者淺人不察文義以爲死陰言

死生陽立言生故臆改之也新校以死字爲非必以生字爲是大失厥旨矣

靈蘭秘典論消者瞿瞿孰知其要新校正云太素作肖者濯濯樾謹按大素是也濯與要爲韻今作瞿失其韻矣氣交變大論亦有此文濯亦誤作瞿而消字正作肖足證古本與大素同也

六節藏象論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并太素作神之處樾謹按處字是也下文云魄之處精之處又云魂之居營之居並以居處言故知變字誤矣

叢七之一

八

此爲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并甲乙經大素作陰中之少陽樾謹按此言肝藏也據金匱眞言論曰陰中之陽肝也則此文自宜作陰中之少陽於義方合王氏據誤本作注而以少陽居陽位說之非是

五藏生成論凝於脈者爲泣王注曰泣爲血行不利樾謹按字書泣字並無此義泣疑互字之誤玉篇水部互胡故切閉塞也互字右旁之互誤而爲之因改爲立而成泣字矣上文云是故多食鹽則脈凝泣而變色泣亦互字之誤王氏不注於前而注於後或其作注時此文

互字猶未誤故以血行不利說之正互字之義也湯液  
醪醴論榮泣衛除八正神明論人血凝泣泣字並當作  
互

徇蒙招尤王注曰徇疾也蒙不明也言目暴疾而不明  
招謂掉也搖掉不定尤甚也目疾不明首掉尤甚謂暴  
疾也越謹按王氏說招尤之義甚爲迂曲殆失其旨今  
亦未詳其說徇蒙之義則固不然新校正云蓋謂目瞼  
睨動疾數而蒙暗也此仍無以易乎王注之說今按徇  
者眴之段字蒙者矇之段字說文曰部旬目搖也或作  
眴矇童蒙也一曰不明也是眴矇並爲目疾于義甚顯  
汪家泥徇之本義而訓爲疾斯多曲說矣

叢七之一

九

異法方宜論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越謹  
按陽之所盛處也當作盛陽之所處也傳寫錯之  
其民嗜酸而食胙越謹按胙卽腐字故王注曰言其所  
食不芳香新校正曰全元起云食魚也食魚不得謂之  
食胙全說非

移情變氣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越謹按說文示部禱  
祝禱也是字本作禱玉篇曰禱聃雷切古文禱是字又  
作禱此作由者節神之省也王注曰无假壽樂祝說病  
由此固望文生訓新校正引全注云祝也南方神則以

由爲融之段字由融雙聲證以昭五年左傳跋由韓子  
說林作蹶融則古字本通然祝融而已文不成義若然  
則以本草治病卽謂之神農乎全說亦非

湯液醪醴論歧伯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  
鍼艾治其外也懋謹按齊當讀爲資資用也言必用毒  
藥及鑱石鍼艾以攻治其內外也考工記或通四方之  
珍異以資之注曰故書資作齊是資齊古字通

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新校正云全元起本  
云精神進志意定故病可愈太素云精神越志氣散故  
病不可愈懋謹按此當以全本爲長試連上文讀之帝

叢考之一

十

曰何謂神不使歧伯曰鍼石道也精神進志氣定故病  
可愈蓋精神進志意定卽鍼石之道所謂神也若如今  
本則鍼石之道尙未申說而卽言病不可愈之故失之  
不倫矣又試連下文讀之精神進志意定故病可愈今  
精壞神去營衛不可復收何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  
精氣菀壞營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病不愈句  
正與病可愈句反復相明若如今本則上已言不可愈  
下又言不愈文義復矣且中間何必以今字作轉乎此  
可知王氏所據本之誤太素本失與王同

去宛陳莖新校正云太素莖作莖懋謹按王注云去宛

陳莖謂去積久之水物猶如草莖之不可久留於身中也全本作草莖然則王所據本亦是莖字故以草莖釋之而又引全本之作莖者以見異字也今作莖則與注不合矣高保衡等失於校正

玉版論要著之玉版命曰合玉機越謹按合字卽命字之誤而衍者玉機眞藏論曰著之玉版藏之藏府每旦讀之名曰玉機正無合字王氏不據以訂正而曲爲之說失之

容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容作客越謹按王注曰容色者他氣也如肝木部內見赤黃白黑色皆爲他氣也然則王所據本亦是客字故以他氣釋之他氣謂非木部之氣所謂客也今作容誤高保衡等失於校正

脈要精微論渾渾草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絲其去如弦絕死新校正云甲乙經及脈經作渾渾草草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弊綽綽其去如弦絕者死越謹按王本有奪誤當依甲乙經及脈經訂正惟病進而色義不可通色乃絕之壞字言待其病進而後絕也至如涌泉者一時未卽死病進而後絕去如絕弦則卽死矣兩者不同故分別言之

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王注曰五氣之精華上見爲五色變化於精明之閒也懋謹按王注殊誤精明五色本是二事精明以目言五色以顏色言蓋人之目與顏色皆足以決人之生死下文曰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鷺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裏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五色精微象見矣其壽不久也此承五色言之以人之顏色決生死也又曰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白黑審短長以長爲短以白爲黑如是則精衰矣此承精明言之以人之目決生死也王氏不解此節之義故注

叢七之一

十一

下文精明一節云誠其誤也不知此文是示人決生死之法非誠庸工之誤也失經旨甚矣

反四時者有餘爲精不足爲消王注曰諸有餘皆爲邪氣勝精也懋謹按邪氣勝精豈得但謂之精王注非也精之言甚也呂氏春秋勿躬篇自蔽之精者也至忠篇乃自伐之精者高誘注並訓精爲甚有餘爲精言諸有餘者皆爲過甚耳王注未達古語

生之有度四時爲宐新校正云太素宐作數懋謹按作數者是也度與數爲韻

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新校正云

甲乙經易作溢樾謹按王本亦當作溢其注云以水飲  
滿溢故滲溢易而入肌皮腸胃之外也此易字無義蓋  
正文誤溢爲易故後人於注中妄增易字耳非王本之  
舊

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胥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  
項痛也新校正云甲乙經上而不下作下而不上下而  
不上作上而不下樾謹按甲乙經是也上文云推而外  
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  
也是外之而不外內之而不內皆爲有病然則此文亦  
當言上之而不上下之而不下方與上文一例若如今

本推而上之上而不下推而下之下而不上則固其所  
耳又何病焉且陽升陰降推而上之而不上則陰氣太  
過故胥足爲之清推而下之而不下則陽氣太過故頭  
項爲之痛王氏據誤本作注曲爲之說殆失之矣又按  
清當爲清說文公部清寒也故王注云腰足冷

平人氣象論死心脈來前曲後居樾謹按居者直也言  
前曲而後直也釋名釋衣服曰裾倨也倨倨然直居與  
倨通王注曰居不動也失之

玉機真象論冬脈如營王注曰脈沈而深如營動也樾  
謹按深沈與營動義不相應據下文其氣來沈以搏王

注以沈而搏擊於手釋之營動之義或取於此然新校正云甲乙經搏字爲濡濡古軟字乃冬脈之平調若沈而搏擊於手則冬脈之太過脈也當從甲乙經濡字然則經文搏字本是誤文不得據以爲說今按營之言回繞也詩齊譜正義曰水所營繞故曰營丘漢書吳王濞傳劉向傳注並曰營謂回繞之也字亦通作縈詩樛木篇傳曰縈旋也旋亦回繞之義冬脈深沈狀若回繞故如營

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樾謹按兩言其所生則無別矣疑下句衍其字其所生者其子也所生者其母也藏氣法時論失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至於所生而持王注解其所生日謂至己所生也解所生日謂至生己之氣也一曰其所生一曰所生分別言之此亦當同矣

寶命全形論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敷者其葉發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新校正云按太素云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陳者其葉落病深者其聲

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三字與此經不同而注意大異楊上善云言欲知病微者須知其候鹽之在於器中津液泄於外見津而知鹽之有鹹也聲嘶知琴瑟之弦將絕葉落知陳木之已盡舉此三物衰壞之微以比聲噦識病深之候人有聲噦同三譬者是爲府壞之候中府壞者病之深也其病既深故鍼藥不能取以其皮肉血氣各不相得故也再詳上善作此等注義方與黃帝上下問答義相貫穿王氏解鹽鹹器津義雖淵微至於注弦絕音嘶木敷葉發殊不與帝問相協考之不若楊義之得

多也懃謹按楊上善注以上三句譬下一句義殊切當木敷葉發亦當從彼作木陳葉落本是喻其衰壞自以陳落爲宐也惟人有此三者尙未得解經云有此三者不云同此三者何得以同三譬說之疑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十字當在人有此三者之上絕皮一也傷骨二也血氣爭黑三也所謂三者也病深而至於聲噦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文義甚明傳寫顛倒遂失其義又按太素與此經止陳落二字不同而新校正云三字者蓋其音嘶敗王本作其音嘶噎故注云陰囊津泄而脈絃絕

者診當言音嘶嘎敗易舊聲爾又曰肺主音聲故言音嘶嘎皆以嘶嘎連文是其所據經文必作嘶嘎不作嘶敗與大素不同故得有三字之異也

八正神明論故日月生而寫是謂藏虛樾謹按上云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又云月生無寫並言月不言日且日亦不當言生也口疑曰字之誤

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樾謹按調下衍之也二字本作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今衍之也二字文義隔絕

叢七之一

去

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樾謹按慧然在前本作卒然在前據注云慧然在前按之不得言三部九候之中卒然逢之不可爲之期準也離合眞邪論曰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遇其路此其義也注中兩卒然字正釋經文卒然在前之義因經文誤作慧然遂改注文亦作慧然在前非王氏之舊也尋經文所以致誤者蓋涉下文慧然獨悟口弗能言而誤王於下文注曰慧然謂清爽也則知此文之不作慧然矣不然何不注於前而注於後乎離合眞邪論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

樾謹按不可挂以髮者六字衍文寫字乃焉字之誤本作待邪之至時而發鍼焉矣蓋總承上文而結之上文一則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一則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此則總結之曰待邪之至時而發鍼焉矣正對黃帝候氣奈何之問今衍此六字蓋涉下文而誤下文云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今誤入此文義不可通又據上文雖是言寫然發鍼寫矣殊苦不詞蓋寫與焉形似而誤耳

鬼谷子

五十五條

裨闔篇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樾謹按仁義二

叢七之一

七

字與賢不肖智愚勇怯不一律蓋衍文也陶宏景注曰言賢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有差品賢者可裨而同之不肖者可闔而異之智之與勇可進而貴之愚之與怯可退而賤之賢愚各當其分股肱各盡其力是其所據本無仁義二字也

審定有無以其實虛樾謹按以與古通用儀禮鄉射禮各以其耦進鄭注曰今文以爲與是也以其實虛卽與其實虛秦氏恩復校曰一本以作與則非古字矣

貴得其指樾謹按貴字乃實字之誤上云以求其實此云實得其指兩文相承陶注但曰實情旣得而不解貴

字其所據本未誤也

審明其計謀樾謹按此本作明審其計謀故注云必明審其計謀以原其同異卽依正文爲說也上文審察其所先後注云故審察其所空先者先行所空後者後行之也又曰審定有無注云必審定材術之有無是注文皆依正文爲說正文言審察注亦言審察正文言審定注亦言審定若此文是審明注何以到其文而爲明審乎

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樾謹按反出反忤四字衍文也此文當讀至萬物絕句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覆必由此矣其文甚明寫者衍反出反忤四字陶氏遂於橫字絕句反出反覆反忤並列爲三義雖曲爲之說不可通矣

裨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樾謹按大字衍文也道之化說之變相對成文注云言事無開闔則大道不化言說無變故開閉者所以化大道變言說注中大字乃陶氏加以足句正文本無大字猶言說之言亦陶氏加以足句正文本無言字也正文大字卽涉注文而衍

反應篇其有象比以觀其次樾謹按其當作既注云前

事既有象比更當觀其次是其所據本作既有象比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置網而取獸也樾謹按釣語謂人所隱藏不出之言以術釣而出之若孟子所稱以言餽以不言餽皆是矣此本云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若張置網而取獸也蓋謂釣取人之言語合之其人之行事而得其實猶之乎張置網而取獸也若字誤作其字陶氏遂分釋之而其義失矣

見其情隨而牧之樾謹按方言牧察也此牧字當訓察故下文曰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陶注訓爲牧養則與下義不合矣下文又曰象而比之

叢七之一

九

以牧其辭牧其辭卽察其辭也注曰徐徐牧養令其自言斯曲說矣

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景也樾謹按魚字絕句太平御覽引此文云其和也若比目之魚卽知之異文是古讀於魚字絕句也見形上當補其字御覽所引又有曰其伺言也若聲與響疑古本作其相和也若比目之魚其伺言也若聲之與響也其見形也若光之與景也御覽所引正合古本但節去數虛字耳此本有闕文而和字又誤作知陶注遂以我能知已彼須知我解之矣

已不先定牧人不正樾謹按廣韻曰正正當也牧人不  
正謂伺察人不當也注謂牧人之理不道其正非是蓋  
由學者止知有牧養之義不知有牧察之義故皆失其  
解

已審先定以牧人樾謹按此本作已先審定以牧人故  
注曰已能審定以之牧人也今作已審先定者涉上文  
已不先定而誤

內鍵篇內者進說辭樾謹按內讀爲納故曰內者進說  
辭以進字釋內字也注謂說辭既進內結於君未得內  
字之義此篇名內鍵鍵卽鍵也周官司門掌授管鍵司

農注曰管謂籥也鍵謂牡然則內鍵者謂納鍵於管中  
陶氏解篇名曰言上下之交必內情相得然後結固而  
不離殆非其旨

若欲去之因危與之樾謹按危讀爲詭古字詭與危通  
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  
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並其證  
也文選幽通賦變化故而相詭兮曹大家注曰詭反也  
淮南齊俗篇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是詭與反同若欲去  
之因詭與之猶反應篇所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也

抵巇篇巇者罅也罅者罅也樾謹按古本巇罅二字當

皆不從山文選蜀都賦劇談戲論劉逵注曰鬼谷先生書有抵戲篇是噉字古止作戲也戲且不從山巒字從可知矣

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樾謹按國語魯語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故此云爲天地守神注謂爲天地守其神祀失之

忤合篇因之所多所少樾謹按因字無義據注云所多所少謂政教所宜多所宜少也是多少以政教言則因字或國字之誤

材質不惠不能用兵樾謹按惠讀爲慧古字通

揣篇是謂權量樾謹按權量當作量權上文云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是量權二字不平行不當倒其文爲權量也下文云故計國事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權量亦當作量權方與篇首相應

情欲必失其變樾謹按失字無義疑當作知知字闕壞僅存右旁矢字因誤爲失矣下文曰感動而不知其變者卽承此文而言陶氏作注時已誤作失乃曲爲之說曰情欲因喜懼而失於文義殊未安也

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樾謹按大字衍文也謀之

本說之法相對爲文不當有大字本與大上半相似每  
易致誤漢書董仲舒傳元者辭之所謂大也漢紀武帝  
紀大作本是其證也此文本字誤作大校者旁注本字  
傳寫因作大本矣注但曰揣情者乃成謀之本而無大  
字是其所據本未行

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至此最爲難越謹按人莫下  
奪能先二字據注云故有事於人人莫能先也又能窮  
幾盡變故先事而至是其所據本未奪

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越謹按美當作變言蚺  
飛蠕動之蟲無不利害可以生事變也變美形近而  
誤決篇危而美名者秦氏校本曰美一本作變卽其例  
矣注曰可以成生事之美是其所據本已誤

摩篇摩之符也越謹按此本作摩者揣之術也傳寫奪  
者揣二字又涉下句內符而誤術爲符耳注曰謂揣知  
其情然後以其所欲摩之故摩爲揣之術是其所據本  
正作摩者揣之術也當據以訂正太平御覽引此文云  
摩者揣之也則又奪術字

說者聽必合乎情越謹按者衍字上云夫事成必合於  
數與此句正相對成文

成而不抱越謹按抱當爲保釋名釋姿容曰抱保也相

親保也是抱與保義通詩楚茨篇神保是饗箋云保居也思齊篇無財亦保箋云保猶居也然則成而不保猶云成而不居注云功成不拘何抱之有不拘卽不居之誤

權篇佞言者諂而于忠樾謹按于當讀作爲古字通用儀禮士冠禮空之于假鄭注曰于猶爲也又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曰于讀曰爲竝其證也諂而于忠卽諂而爲忠下文竝同秦氏恩復疑是于字之誤未得古義所以窺見閒姦邪樾謹按此本作窺閒姦邪閒當讀爲見窺閒卽窺見也後人因閒爲見之旣借旁識見字傳

叢七之一

三

寫不知而竝存之遂作閒見矣禮記祭義篇見閒以俠鯀王氏引之曰古見閒同聲故借見爲閒後人因閒爲見之旣借旁識見字傳寫不知而竝存之遂成見閒以俠鯀說詳經義述聞通說與此正可互證變易而不危者樾謹按危讀爲詭與內撻篇危與之危同言變易而不詭譎也

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眾口鑠金言有曲故也樾謹按者字衍文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有諱忌也乃引古人之言而釋之眾口鑠金言有曲故也亦引古人之言而釋之兩云言有文義一律陶

注曰言者觸忌諱故曰有忌諱也是其所據本已衍者字矣

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樾謹按此本作終日變而不失其主與上文終日言不失其類相對注云不亂故不變是其所據本已衍不字

謀篇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樾謹按偏害當作偏成下文云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疏者偏害者也彼上言俱害故下言偏害然則此上言俱成下宜言偏成矣今作偏害卽涉下文而誤

叢七之一

語

故爲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樾謹按積於弱也下本有爲直者積於曲也一句注曰柔弱勝於剛強故積弱可以爲強大直若曲故積曲可以爲直少則得衆故積不足可以爲有餘是陶氏作注時此句未奪可據補

微而正之樾謹按正本作證故注曰雖恐動之尙不知變者則微有所引據以證之是陶氏所據本作證不作正也俗書每以証字代證字故證誤爲正

其身內其言外者疏樾謹按說文夕部外遠也其身內其言外謂其身雖居密邇而其言反涉疏遠也下云其

身外其言深者危謂其身雖在疏遠而其言反甚深切也一見疏一見危職此之故注云身在內而言外泄未達外字之義

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樾謹接近字衍文蓋卽所字之誤而衍者兩字並從斤故致誤也注云謂其事雖近彼所不欲則其所據本已衍矣

智用於眾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眾人之所不能見樾謹按而能二字衍文也用於眾人之所不能知用於眾人之所不能見皆蒙智字爲文非以智能並列也汪曰眾人所不能知眾人所不能見智獨能用之所以貴

叢七之一

五

於智矣其義甚明不當有而能二字

旣用見可否擇事而爲之所以自爲也見不可擇事而爲之所以爲人也樾謹按此以見可見不可相對爲文不當云見可否也否衍字注云所見可否擇事爲之將此自爲所見不可擇事而爲之將此爲人亦猶伯樂教所親相駑駘教所憎相千里馬也否亦衍字

則可與穀遠近之義樾謹按穀當讀爲穀爾雅釋詁穀盡也史記秦始皇紀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索隱曰穀音學謂盡也穀遠近之義卽盡遠近之義作穀者古字通耳陶注曰穀養也養遠近之人誘於仁義之域也此

未達段借之旨正文言遠近之義不言遠近之久訓穀  
爲養豈可通乎

決篇害至於誘也終無惑越謹按此言天下禍害之來  
皆先有以誘之能終不爲其惑乃可以言決矣陶注斷  
終無惑三字屬下節則害至於誘也句文義未足雖曲  
爲之說而不可通

公王大人之事也越謹按此七字衍文陶注亦不及是  
其本無此七字

符言篇有主位越謹按有當爲右右主位題目止事也  
此篇分爲九節自安徐正靜至以待傾損爲一節題目

叢七之一

美

右主位自目貴明至則明不可塞爲一節題目右主明  
自德之術至其莫之極歟爲一節題目右主德自用賞  
貴信至而况姦者干君爲一節題目右主賞自一曰天  
之至榮惑之處安在爲一節題目右主問自心爲九竅  
之治至固能久長爲一節題目右主因自人主不可不  
周至不見原也爲一節題目右主恭白循名而爲至和生於  
不聞變更爲一節題目右主恭白循名而爲至和生於  
當爲一節題目右主名因皆設有爲右注家遂不得其  
解矣此篇亦見管子九守篇有字並作右可證  
聽之術曰勿堅而距之越謹按堅乃望字之誤疑段墜

爲望形與堅似因誤爲堅也管子九守篇作勿望而距  
勿望而許可據以訂正句上亦應有勿望而許之五字  
空據管子補

用賞貴信用刑貴正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  
所不見聞者莫不閤化矣樾謹按此本作用賞貴信用  
刑貴必刑賞信必驗於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  
莫不閤化矣管子九守篇作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  
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閤化矣是  
其證也

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熒熒之處安在樾謹按此以人事

叢北之一

七

言非言天象也注云熒熒滅天之法星所居災眚吉凶尤  
著失其旨矣

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聖人用之故能賞  
之樾謹按此本作君因其所以來因而與之則不勞聖  
人因之故能掌之傳寫有奪誤今據管子訂正

家于其無常也樾謹按隸書寂字每作宀孔震碑宀分  
冥冥老子銘顯虛無之清宀張納功德敘四竟宀謚孫  
根碑闔門守宀任伯嗣碑官朝宀靜皆是也此文家于  
二字乃宀乎二字之誤管子七守篇正作寂乎其無端  
也可爲塙證陶注曰家猶業也羣臣旣亂故所業者無

常據誤文而臆爲之說漫無訂正抑何鄙陋之至謂出  
隱居之手或未必然

有主恭懋謹按此題目上事也恭字之義與上所言一  
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全不相涉恭乃參字之誤  
三者皆主乎參稽也管子七守篇正作右主參可證陶  
注曰主於恭者在於聰明文思斯曲說矣

循名而爲實安而定懋謹按實安當作按實循名而爲  
按實而定相對爲文管子九守篇作按實而定名是其  
證

本經陰符篇是以德養五氣懋謹按德得古通用德養

叢七之一

庚

五氣卽得養五氣也其下云五氣得養務在舍神可證  
注曰循理有成謂之德五氣各能循理則成功可致故  
曰德養五氣也斯曲說矣

欲多志則心散懋謹按秦校云一本無志字當從之注  
曰此明縱欲者不能養氣志是其所據本未衍不能養  
氣志乃說心散之義非正文有志字也正文志字卽涉  
注文而行

以變論萬義類說義無窮懋謹按萬義之義衍文也注  
曰故雖神道混沌妙物杳冥而能類其萬類之變說無  
窮之義也以萬類連文則陶氏所據本未衍義字惟解

變字未得其旨禮記禮運篇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曰變當爲辯儀禮鄉飲酒禮眾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鄭注並曰今文辯皆作徧是變辯徧古字通用此云變論萬類卽徧論萬類也以爲萬類之變失其旨矣

損兌法靈著樾謹按老子曰塞其兌河上公注兌目也陶氏卽用以說此兌字而又引莊子心有眼之說謂兌者以心眼察理損者減損他慮專以心察其說迂曲殆不可從據下文曰益之損之皆爲之辭疑此文亦當作損益揲著求數有多有少故曰損益法靈著也下文曰

叢七之一

无

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兌亦僅作益知貴乎博爲學日益之事故曰益者知之也行貴乎約爲道日損之事故曰損者行之也若作兌字義皆不可通矣

中經篇謂爻爲之主也樾謹按爻乃交字之誤交讀曰狡爲讀曰僞竝古通用字也此言狡僞之主其中無守故可以象貌得之若有守之人不可象貌而得矣陶注未達段借之旨乃謂用卦爻占而知之殊誤

以道爲形以聽爲容樾謹按聽乃德字之誤道德形容皆對文

故勝者鬪其功勢樾謹按鬪乃聞字之誤上云稱勝者

高其功盛其勢此云聞其功勢卽謂彼聞我之功高勢盛也下云弱者聞哀其負亦承上文弱者哀其負而言與此正同可以爲證俗書鬪字作聞與聞相似因而致誤耳

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爲之稱遠方驗之槪謹按伎術之人聲譽遠聞故爲稱遠方以驗之陶注讀遠字絕句則方驗之三字不成句矣

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可以觀槪謹按終可以觀本作終以可觀陶注可證

叢七之一

三

讀書餘錄一

德清俞樾

新語二十二條

道基篇莫之効力爲用盡情爲器樾謹按莫之當作莫不蓋言驢騾駱駝犀象璣瓊琥珀珊瑚翠羽珠玉之類莫不爲我用也下文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卽承此而言今作莫之則與下意不貫矣

將氣養物樾謹按將亦養也詩桑柔篇天不我將箋云將猶養也氣言將物言養文異而義同

叢七之二

直立邪亾道行姦正樾謹按正乃止字之誤道行姦止相對成文

夫謀事不竝仁義者後必敗樾謹按竝當讀爲傍列子黃帝篇並流而承之釋文曰史記漢書傍河傍海皆作並是古竝傍字通用不竝仁義者不傍仁義也謀事不依傍仁義故後必敗

乾坤以仁和合入卦以義相承樾謹按乾坤八卦互言之古人屬文自有此體劉琨答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六朝時人猶識斯意也

書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制忠樾謹按書之所陳非止敘九族而已乃云書以仁敘九族義不可通忠者臣之所以事君也故論語稱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乃云君臣以義制忠義亦不可通疑此文本作九族以仁敘君臣以義制淺人見上文言春秋言詩而乾坤八卦又易之事也乃竄入書字以配上文遂作書以仁敘九族而下句又妄增忠字使句法相稱耳非陸氏之舊

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樾謹按上下文皆以仁義對言此亦當同乃云以禮升降何歟疑此文本作樂以仁盡節禮以義升降禮記樂記云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故樂應言仁禮應言義淺人不達此理以禮樂恒言皆先禮後樂乃改上句作禮以仁盡節則下句宜作樂以義升降今乃作樂以禮升降者蓋既以樂字易禮字又誤以禮字易義字此竄改之迹之未泯者也

德仁爲固仗義而彊樾謹按德當讀爲得古字通用爲固當作而固字之誤也得仁而固仗義而彊二句一律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王薺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井古書爲而二字往往混淆蓋由艸書相似而

誤

術事篇聖人貴寬而世人賤以樾謹按寬字無義疑實字之誤隸書實字或作實見孫叔敖碑形與寬似因誤爲寬矣下文舜棄黃金於嶄巖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皆聖人貴實之事

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效樾謹按魯下衍之字至今二字當在政字下本作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十二公之爲政至今足以知成敗之效

合之者善可以爲法因世而權行樾謹按之者字可字並衍文本作合善以爲法因世而權行兩句相對成文而義則相因蓋言合古人之善以爲法式又因當世所宜而權度其行也

輔政篇躁疾者爲厥速遲重者爲常存樾謹按厥速當作速厥厥與蹶通言躁疾者必速顛蹶也

尙勇者爲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急促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樾謹按柔懦者一句當在尙勇者一句之下尙勇與柔懦相對溫厚與急促相對傳寫亂之則語意不倫矣惟此四句尙有衍字無可訂正

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爲貞良樾謹按屈當讀爲拙拙與巧正相對成文釋名釋言語曰拙屈也使物否屈

不爲用也是拙屈聲近義通宋氏翔鳳疑屈字是不可  
二字之誤非也

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樾謹按顛當讀爲誅不填服  
之填隱五年穀梁傳誅不填服注曰來服者不復填厭  
之此云以重顛輕謂以重者填厭輕者也穀梁釋文曰  
填音田故與顛聲近而得段用

辨惑篇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河而出宋氏翔鳳依  
子巢本改河爲門云穀梁傳亦作門樾謹按穀梁作門  
新語作河未可據彼以改此河字實非誤文也漢時隸  
書每以河字作何字童子逢盛碑無可柰河吳仲山碑

叢七之二

四

感痛柰河皆其證也異河而出卽異何而出說文人部  
何儋也蓋今人所用負荷字古人止作何異何而出謂  
使一人何其首又使一人何其身則首足異何矣使作  
首足異荷而出其文卽明顯無疑乃古人荷字止作何  
而漢人書何字又往往作河異河之文讀者不曉萬麻  
間刻子巢遂據穀梁改作異門明人率臆妄改大率類  
此宋氏從之誤矣

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樾謹按此引  
論語與今本不同句末有夫字則已矣夫三字爲句翟  
氏顛作論語考異引此文不連夫字疏矣按下文云言

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濟其政  
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此自說論語吾末如之何  
之義句首不當用夫字此夫字自屬上讀爲論語之文  
蓋漢初論語與今本不同猶上文引周易二人同心其  
義斷金今本周易皆作其利斷金此亦可見漢初古本  
之異也

慎微篇分財取寬服事取勞樾謹按寬字無義疑寡字  
之誤

故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文詩在心爲志出口爲辭樾  
謹按文衍字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詩兩句相對在心

叢七之二

五

爲志出口爲辭卽承詩而言

資質篇上爲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  
器械宋氏翔鳳據羣書治要改不字爲而字樾謹按不  
字是而字非也此當於卿字絕句上者爲帝王御物下  
者猶以賜公卿則庶賤固不得而用之矣此正見梗柙  
豫章之爲天下名木也治要不達此意改不字爲而字  
殊非其旨宋氏從之誤矣

懷慮篇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惑二路者行窮樾  
謹按兼則心惑本作兩兼則心惑與二路者行窮相對  
成文

本行篇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祖袍不足以禦寒樾謹按弊者褊之段字廣雅褊袂也布褊謂布袂也古無褊字或以敝爲之禮記緇衣篇苟有衣必見其敝謂有衣必見其袂也說本王氏念孫此又作弊蓋以聲近而通用本無定字耳

明誠篇故安危之要吉凶之符一出於身存亡之道成敗之事一起於善行樾謹按此文宋氏翔鳳據治要改補末句善字亦據治要而增然與上文一出於身句法不倫矣竊疑此句本作一起於言上文說湯周公之事曰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此云安危之要

叢七之二

六

吉凶之符一出於身與上身行善道相應此云存亡之道成敗之事一起於言與上口出善言相應因言字誤作善淺人乃更加行字以成其義治要所據本是也至今本則又刪去善字止作一出於行并其錯誤之迹而泯之矣

說苑 四十二條

君道篇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樾謹按牧當作救卽養之古文也左傳正作命在養民

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樾謹按七他字皆

不可解上文云故使人食味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然則明上之於言豈必由他乎他乃也字之誤也乃語詞言自聽之自聞之也又按聽與聞無異義取與聚古字通用既云聽之又云聞之既云取之又云聚之語意重複賈子新書述此文作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他字正作也而無聞之取之兩句可據以訂正

齊景公遊於蕞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駟而驅之樾謹按素駟二字乃繁駟二字之誤服字當在輿字之下本

叢七之二

七

作公乘輿服繁駟而驅之晏子外篇作公乘侈輿服繁駟驅之是其證也韓非子外儲說左篇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繁駟與煩且同煩且之乘乃是馬名此作素服駟而驅之蓋後人不達而臆改

臣術篇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樾謹按服裘自有典衣者主之非田澤之臣所當進田澤二字誤也晏子襍篇作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疑此文亦當作茵席茵與田形似席與澤音近故茵席誤爲田澤矣

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樾謹按公曰諾下當有晏子

至三字上云望見晏子則是晏子未至也故必有此三字於文方備傳寫奪之耳晏子襍篇公曰諾下有晏子坐三字坐乃至字之誤

若夫樊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榘謹按朝字絕句主者當作意者晏子襍篇作若夫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是其明證古書邪也不分非臣之罪也卽非臣之罪邪後人不達古語疑下用也字上不當用意者字故妄改之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榘謹按呂氏春秋達鬱篇止載簡子之言云厥也鐸也而不著其姓高誘注曰厥趙厥趙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也是尹綽當爲尹鐸聲之誤也至趙厥當從此作赦厥彼注益涉下趙簡子之文而誤

叢七之二

八

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恕無罪者國之賤也榘謹按賤字無義乃賊字之誤

建本篇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榘謹按家語作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

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榘謹按吾二子三字衍文也某某也猶云封也伯禽也自舉其名也不當又自稱吾二

子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  
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樾謹按今夫當  
作今人各知二字當在辟地殖穀之上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  
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  
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  
德慧也樾謹按夫捨學聖王之道至若火之明也文有  
奪誤當作夫捨學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譬若捨日之  
明而就火之光也文義方明賈子新書載此文曰學聖

叢七之二

九

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捨學聖  
人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  
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其文較此爲詳  
可據訂

夫走者之遠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  
樾謹按走者之遠也當作走者之速也方與下句遲字  
相對呂氏春秋亦載此事其文云矢之速也而不過二  
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雖取喻不同然正以  
速對遲可證

豐牆堦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樾謹按豐牆

堯下本作高牆豐上堯下韓詩外傳作高牆豐上激下  
是其證流行潦至衍行字外傳正作流潦至

立節篇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  
樾謹按立義於庭當作有立於庭立古位字有立於庭  
卽有位於庭也後人不知立爲位之段字改作立義於  
庭失之矣韓詩外傳作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  
而我不憂矣是其明證

荷節之使不用樾謹按荷疑符字之誤

邢蒯賸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樾謹按能當作而古字  
通用而猶爾也韓詩外傳作荆蒯蒯曰善哉而言也是

叢七之二

十

其證

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樾謹按此當作故  
臣以死能明君之過杜伯之無罪能卽而字

貴德篇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樾謹按此當作武王  
廣乎若平天下矣尙書大傳曰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  
定是其證曠廣古字通

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樾謹按貪利而  
身自漁卽春秋所書公矢魚于棠也濟上而行八佾當  
作僭上而行六佾隱五年初獻六羽穀梁子曰舞夏天  
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此云

僭上而行六份卽穀梁子之說僭誤作濟六誤作八失其旨矣隱公無用八份之事故知其誤

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樾謹按據上文是言隱公事隱元年不書螟書螟在隱五年則此元年是五年之誤

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樾謹按家語作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兩文均有奪誤當云不出環堵之室而知衝千里之外知衝卽折衝也晏子襟篇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今本誤刪衝字而於下文增出可謂折衝矣五字大謬辨見

叢七之二

七

王氏讀書襍志家語作知千里之外亦後人誤刪衝字此作聞千里之外則誤而又誤古書所以難讀也

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樾謹按謀誤字國語作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

復恩篇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樾謹按龜衍文也要隸書作𪔐見斥彰長田君碑與龜字相似故要誤爲龜校者旁注要字而寫者兩存之遂作持龜要而哭矣史記趙世家正作持要而哭無龜字

景公疾問韓厥樾謹按疾衍字涉上文晉景公疾而衍史記無此疾字

養及親者身更其難。樾謹按：更讀爲伉，更與伉聲近，故得通用。說文：土部，秦謂阬爲埂，此亢更聲近之證。又糸部，縵汲井索也。漢書：枚乘傳：單極之統斷幹，統卽縵之異文。然則抗之與更亦猶埂阬，縵統之比耳。晏子襟篇：正作身伉其難。

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樾謹按：當作與見國之必侵也，不若先死。上文云：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則此亦當以必侵連文。傳寫誤跳在上耳。與本作与，故形似方字而致誤。

政理篇：順針鏤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樾謹按：順

叢七之二

七

字無義疑積字之誤

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樾謹按：去民之所事當作去民之所爭。爭，隸書作爭，韓勅碑：工不爭賈是也。故形似事字而致誤。奚獄之所聽，衍所字，蓋卽涉上句而行。

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樾謹按：有當作在。

不幸宮室以費財。樾謹按：幸字無義，乃辛字之誤。辛者新之段字，言不新宮室也。文選：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注曰：新雉，辛夷也。是新與辛猶雉與夷古字並通。

仲尼見梁君。樾謹按：仲尼時無梁君，當從家語作宋君爲是。

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  
丘之術也樾謹按術字無義當依家語作悉

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樾謹按諭字  
無義乃論字之誤呂氏春秋當染篇古之善爲政者勞  
於論人注曰論猶擇荀子王霸篇若夫論一相以兼率  
之注曰論謂討論選擇之也此云政在論臣亦討論選  
擇之謂史記孔子世家作政在選臣是其證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樾謹按  
家語作勤之慎之

廉平之守不可攻也樾謹按攻家語作改

叢七之二

尊賢篇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樾謹按  
賈子新書作自齊魏至以燕世家考之鄒衍自齊往樂  
毅自魏往則新書是也此作趙誤

簡主間之絕食而歎樾謹按絕字無義當讀爲綴禮記  
樂記篇禮者所以綴滂也注曰綴猶止也綴食而歎者  
止食而歎也綴與絕聲近是故舞者之位謂之綴見樂  
記注而史記叔孫通傳注云東茅以表位爲蒞蒞卽綴  
之異文此綴絕聲近之證

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盼子將樾謹按此上有奪文當  
據上文補云齊使田居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

之分別而相去如此方與上下文相應  
正諫篇便游楮盡而峻城闕樾謹按盡字無義疑盡字  
之誤盡讀爲爽兩字竝從而聲故得通用也詩采芑篇  
路車有奭傳曰奭赤貌然則楮奭二字皆是赤色使游  
楮奭謂便游之地圖畫赫然也而峻城闕當作不峻城  
闕方與上文不治城郭相應

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樾謹  
按殺誤字戰國策載此事云孟嘗君曰人事我已盡知  
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可知以鬼道諫者不殺也  
若云我則殺之下又何以云有客以鬼道聞乎殺字之

叢七之二

西

誤無疑但不知爲何字之誤或本作我則察之殺察聲  
近而誤禮記鄉飲酒義愁以時察守義者也注曰察或  
爲殺是其例矣

子先士也持子以爲人樾謹按持字無義乃埏字之誤  
埏誤爲挺又誤爲持矣老子埏埴以爲器河上公注曰  
埏和也以土爲人必埏之而後成亦猶埏埴爲器也戰  
國策正作埏土以爲人是其證

漢碑四十一條

開母廟石闕銘相口我君王氏念孫漢隸拾遺曰相下  
一字葉王以爲肩字翁以爲宥字案相肩我君文不成

義碑文作彛明是宥字但右邊稍泐耳宥卽祐字漢書禮樂志神若宥之師古曰宥祐也相宥我君相宥皆助也樾謹按王說甚當但云右邊稍泐則不然凡从宀之字古或從广說文宅篆下古文作庀寓篆下或體作厲竝其例也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除西域之灰翁氏方綱兩漢金石紀曰灰卽災字變災作灰猶寓作厲然則此碑宥字作庀亦如彼碑災字作灰矣正可見古人字體之變不必疑爲石泐也

木連理於芋條畢氏沅中州金石記曰芋乃竿之俗字顧炎武以爲芋非也樾謹按作芋固非作竿亦未得芋

叢七之二

五

者說文曰竹挺也上言木下言竹挺於文義不屬矣愚謂芋卽幹之木字也華嚴經音義引字書曰幹枝也謂麤枝也然則木連理於芋條者言木連理於枝條也後漢書公孫述傳李賢注曰竹幹竹箭也是竹竿字亦可作幹然說文無幹字其字从軌又從干有聲無形其爲俗字無疑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有之恐亦不足據古蓋止有竿芋二字凡言竹者作竿凡通言艸木者作芋二字竝从干聲而亦或兼从軌聲於是竿字變爲籥山海經中山經可以爲籥是也芋字變爲鞞玉篇艸部曰鞞艸莖也是也籥鞞卽竿芋之異文一字而从二字得聲

者固亦有之許君說竊字以爲从穴从米鹵廿皆聲卽其例也是故籛幹二字雖說文所無未可以爲譌體也後之作書者苟趨簡易或省不从竹从艸則其字遂爲幹矣幹卽籛幹之省其本字當爲竿爲苜說文有竿字無苜字賴有此碑以存古文可據以補許書之闕

九域之其脩治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曰說文少少也讀若輟畢氏沉曰廣韻肩清也少蓋肩之段音王氏念孫曰少讀爲九有有截之截謂九域之內截然脩治也樾謹按翁說義不可通畢氏王氏說似稍近然亦無可證近於臆說矣此少字卽當從說文讀爲輟錢氏大昕

叢七之二

六

潛研堂集有古同音假借說曰漢人言讀若者皆文字假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卽以說文言之響讀若許詩不與我戍許春秋之許田許男不必从邑从無也響讀若薊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不必从邑从契也所徵引凡三十餘事其說甚瑁少讀若輟則亦可通作輟矣輟者止也禮記曲禮篇輟朝而顧鄭注曰輟猶止也論語微子篇擾而不輟鄭注曰輟止也經傳輟字訓止者不可枚舉脩治者猶言修理非謂九域之內皆平治也論語曰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周語曰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

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王則修刑此碑言脩治卽其意也上文已云咸來王而會朝則無所用其脩治矣故云九域輟其脩治也作少者音同段借耳上句□□□□□靜王氏曰靜上是其清二字其字雖糲糊而可辨清字下半分明然則上言清靜下言輟其脩治蓋卽清靜無爲之意兩句之意亦正相承也

神□享而飴格王氏念孫曰享上是禋字其說是也准未說飴字飴格連文義不可通今按飴讀爲來飴格者來格也古來聲如釐與台聲相近故得通用漢書郊祀志后稷封于釐釐卽郃也此碑取飴爲來亦猶郃之爲

叢七之二

七

釐矣

封龍山碑首行元氏封龍山之□樾謹按之下一字已漫漶方氏小東枕經堂題跋釋作碑今諦觀實是頌字非碑字也漢碑如西狹卮閣皆題爲頌是其例矣

惟封龍山北岳之□援樾謹按援上一字方氏未及今諦觀是英文字選射雉賦注曰英者雄果之目蓋英雄本雙聲字義得相通英援謂其山形雄壯足爲北岳之輔助也

□亾新之際失其典祀樾謹按亾上一字方氏釋作漢然漢亾新之際殊近不詞其字亦漫漶難辨諦觀之似

是遭字也此碑於乾隆甲午元氏令王君治岐始得之然識釋末附無名氏天下碑錄有漢封龍山碑二注稱在獲鹿縣南四十五里山上延熹七年立其卽此碑乎明葉文莊盛篆竹堂碑目有封龍山碑注云元氏光和四年立是明人尙有傳本但云光和四年則小疏矣殆因三公無極兩碑皆是年所立而致誤也

祀三公山碑惟三公御詒山三條別神樾謹按惟上一字諸家皆闕今諦觀之則是深字也

醮祠希罕眞不行樾謹按眞上一字諦觀是徹字徹眞連文本周官小祝職曰贊徹贊眞

叢七之二

大

卜擇吉樾謹按吉一字是土字禮記云因吉土以享帝於郊此吉土連文之證

司隸校尉楊孟文頌末秋截霜稼苗天殘王氏念孫曰截與天札之札聲近而義同故釋名曰札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也管子五行篇旱札苗死民厲尹注曰札天死也是苗天死亦謂之札札猶截也故曰末秋截霜稼苗天殘矣樾謹按王說非也周禮大司徒職曰大荒大札鄭注曰大札大疫病也然則管子旱札之札蓋謂疫病故曰苗死民厲苗死承旱言民厲承札言也豈謂苗天死爲札乎卽如王說截字當在稼苗之下於義方合

乃云未秋截霜文不成義矣今按截當讀爲卽截與卽亦聲近而義同釋名釋天曰札截也釋書契曰札櫛也釋名一書皆取同聲字相訓截櫛聲近故札訓截亦訓節然則截之可讀爲卽明矣未秋截霜者未秋卽霜也未秋卽霜故稼苗爲之夭殘也王氏但引釋名札截之訓而不能旁通於札櫛之訓故說此字未得耳廣雅釋蟲馬蟻蝥蛆也按蝥蛆卽爾雅之螂蛆螂從卽聲蝥從截聲此亦截卽聲近之證

孔廟置百石卒史碑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犬酒直翁氏方綱曰洪氏所釋給犬酒直以愚見度之倡是友

叢七之二

尤

字蓋卽發字也旣省發爲友又省友爲犬耳謹按友非發之省而友字亦不得省作犬翁說非也上云春秋饗禮說文曰饗鄉人飲酒也古鄉飲酒之禮烹狗於東方其牲正用犬然則此云給犬酒直者言春秋行鄉飲酒之禮則出王家錢給犬酒之直也漢時魯人卽畔宮行鄉飲酒禮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曰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坐卽其事也行鄉飲酒禮需用犬酒故乙瑛請以王家錢給其直耳漢書每以牛酒連文犬酒猶牛酒也本無可疑故前人未經論及而翁氏輒生異義反失之矣

孔君墓碣孔子十九世孫樾謹按孫下有也字其字雖泐痕迹猶存

君□□好學樾謹按君下是敏字其左旁之每隱約可見敏下一字必是而字用論語文也

□□履方樾謹按履上似是執矩二字執字雖泐而痕迹猶存矩字左旁之矢約略可見

所在□行樾謹按行上一字泐王氏萃編作彳旁而闕其右今諦視似是祇字所在祇行於文義亦合也

□吉安□樾謹按安下一字不可辨王氏萃編作者旁而闕其左今諦視乃是錯字錯者措之段借也孝經曰

叢七之二

三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此安措連文之證然則吉上一字當是卜字乃窮目力視之而不可得未敢臆斷矣

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復顏氏并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樾謹按尊當讀爲遵後漢書光武紀擊更始王尹遵李賢注曰遵或作尊是尊遵古通用也說文辵部遵循也彳部循順行也古遵循二字亦通用孟子梁惠王篇遵海而南續漢書郡國志注引作循海而南荀子性惡篇上不循於亂世之君楊倬注曰循順從也然則以尊孔心者以順從孔子之心也或謂尊卽奠字非是

蒼讀廟碑順環無端樾謹按順當讀爲巡順巡竝从川

聲故得通用荀子禮論篇本末相順卽本末相巡猶禮  
記祭義篇言終始相巡也此碑言順環無端卽巡環無  
端矣

翁氏方綱曰碑以未爲末凡二處碑正面未造是末造  
碑左側未生是末生樾謹按世以上畫短者爲午未字  
上畫長者爲本末字此俗說也漢人尙無此分別若以  
六書之義而言午未字象木重枝葉形篆文作𣎵則隸  
書上兩畫當長短如一方尙重木之象至本末字从木  
一在其上則上畫長短可從人便觀此碑末字上畫反  
短可知俗說之無據矣

叢七之二

三

衛尉卿衡方碑安貧樂道履該顏原兼脩季由聞斯行  
諸都氏穆金薤琳瑯曰洪丞相謂履該顏原卽顏淵原  
憲子觀其下繼之曰棟修季由蓋仲由字季路季由卽  
季路也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曰都太僕以季由爲仲  
由字季路卽是一人與兼脩之義不協按史記仲尼弟  
子傳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道多爲家臣仕於  
都惟季次未嘗仕遊俠傳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  
衣疏食不厭然則季乃季次四人皆安貧守道之士故  
竝舉言之其一字一名亦古文之所有也樾謹按顧氏  
之說非是聞斯行諸用論語子路事與季次無涉此碑

蓋言安貧樂道佞顏子原憲而又兼脩子路聞斯行諸之義也兼脩也者承上文而言非以季由爲二人而言兼也名字互稱古人固有此例然如仲由季次當云由次方明若但稱季安知其爲季次乎恐古人亦無此文法矣

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口失順其文學已從政者退就口巾盧氏文昭抱經堂集曰洪氏本在下缺一字余諦視則缺者頗似窳字其失字實乃英字也時詔書令選賢良務先逸民而衡君欲舉其寮之賢者又欲順詔書之文故下云已從政者退就勑巾蓋令其棄官而

叢七之二

三

就舉也懋謹按盧說非也如盧說則當以君務在寮英爲句順其文學爲句無論文義不安且兩句亦不貫矣其解已從政者兩句尤非人情彼就舉者不過欲得官安有棄官而就舉者若謂前時官位本卑棄而就舉轉得尊顯是則扶同爲奸欺罔君父有失臣子之道豈有門生故吏刊石傳後而反計發其陰私以爲美談乎今按在下實是寬字乃寬字也下文寬猛不主寬字亦作寬可證矣其失字實不誤此當以君務在寬爲句失順其文爲句書曰敬敷五教在寬此在寬之義也蓋是時詔選賢良意在舉逸民而衡君所舉爲已從政者不稱

詔旨故曰君務在寬失順其文舉已從政者言衡君用意務在寬大失於從順詔書之文而謨舉已仕之人也衡君蓋卽坐是免官故曰退就口中卽返初服之義巾上一字左旁稍泐盧氏以爲勅字恐未必然也衡君先時已官衛尉而其後乃拜步兵校尉官秩反羣洪氏以爲左遷不知中間蓋嘗免官故其下曰建寧初政朝用舊臣甯拜步兵校尉其因新政而起廢明矣

博陵太守孔彪碑臍焉汜而不俗王氏念孫曰汜音汜濫之汜方言曰汜汚也汜與汚同廣雅曰汜汚也樾謹按王說汜字是矣而未說俗字之義今按俗當讀爲濁

叢七之二

三

古清濁之濁或段俗字爲之衡方碑脩清滌俗卽其證也此云臍然汜而不濁與史記屈原傳臍然泥而不滓文義正同

固執謙需樾謹按謙需皆卦名禘卦傳需不進也是與謙退同義故連言之

□□哀□念不求生樾謹按哀下一字舊釋作遠今不甚分明僅存彡旁以文義言之哀遠無義疑逝字也故下云夫逝往不可追兮卽承此而言

永永無沂樾謹按沂乃圻之段字圻卽垠也言永永無垠也隸釋云以沂爲涯非是

李翕析里橋郟閣頌路當二州經用衿沮樾謹按用者由也詩君子陽陽篇右招我由房小弁篇無易由言傳箋竝曰由用也經傳訓由爲用者不可枚舉用可謂之由則由亦可謂之用禮記禮運篇曰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是起上句言用下句言由文異而義同此碑經用卽經由也言經由衿沮之地也

郟閣尤甚王氏念孫曰案廣雅甫衰也碑文作郟者移自於右耳非从邑也樾謹按王說是也敦煌長史武班碑頌校秘鄭鄭卽隕字譙敏碑深明箕隕是也蓋段隕爲奧作鄭者移自於右耳正與此郟字一例漢隸變體

叢七之二

書

往往有此

處隱定柱王氏曰隱安也於安處立柱也樾謹按安處謂之處隱不詞甚矣處當爲據隸書據字作據此作處者又省手旁耳隱者依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征利而依隱於物依隱連文隱亦依也釋名釋衣服曰衣依也白虎通衣裳篇曰衣隱也衣訓依亦訓隱則依與隱聲近義通可知據隱立柱者據依以立柱也上句曰綠厓鑿石蓋言鑿鑿厓石使有齟齬乃據依之以立柱耳

司隸校尉楊淮表記兄弟功德牟盛王氏念孫曰兄卽兄字此碑自故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至河南尹皆敘

楊淮歷官之事自伯邳從弟諱彌字穎伯至下邳相皆敘楊彌歷官之事此云兄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乃總承上文而言故下文云二君清□約身自守俱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今本隸續兄弟作元弟乃傳刻之譌而葉氏九苞金石錄補乃云獨悼穎伯未登三公之位而卒故稱元弟以美之謬矣樾謹按王說是也惜其未及牟字之義牟者倅之段字說文倅齊等也考工記輪人權之以砥其輕重之倅也注曰倅等也弓人疏數必倅注曰倅猶均也均與等誼同漢人或以牟字爲之曹全碑威牟諸賈唐公房碑道牟羣仙牟卽倅也

叢七之二

五

此云兄弟功德牟盛者言其兄弟功德等盛也若以兄弟爲元弟則專屬楊彌一人不得言牟矣

繁陽令楊君碑精橫侍者常百餘人咸訓典誨樾謹按精者精舍也橫者橫舍也此言精舍橫舍之士咸來受教也精舍見後漢書劉淑包咸檀敷等傳又謂之精廬見姜肱傳橫舍卽鬻舍古無鬻字每以橫爲之鮑昱傳迺修起橫舍注曰橫字又作鬻

常登茂御復紹祖烈旻穹不惠年五十一熹平二年三月己丑卒樾謹按常字應讀爲當此言楊君當登三公之位復紹其祖太尉震之遺烈乃天不假年而遽卒也

武榮碑當遂股肱□之元輔天何不弔降此□咎魯峻  
碑當□緄職爲國之權匪究南山遐邇忉惻尹宙碑當  
漸鴻羽爲漢輔臣位不輔德壽不隨仁其意並與此同  
常常聲近故得通用老子曰取天下常以無事言取天  
下當以無事也孟子萬章篇是時孔子當阮說苑至公  
篇作是孔子嘗阮嘗常同聲當可爲嘗故亦可爲常下  
文銘辭有曰三公竝招當爲國暉壽不□□早葉隕林  
益可證碑文常字之卽爲當字矣

豫州從事尹宙碑分趙地爲鉅鏹錢氏大昕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曰金石文字記謂鉅鹿之鹿不當從金作鏹

叢七之二

美

然廣韻明言鉅鏹郡名後魏弔比于碑陰有鉅鏹伯魏  
祐北史有鉅鏹郡守元道龍顧氏特未詳考耳樾謹按  
錢說亦有未盡漢書地理志鉅鹿集注引應劭曰鹿林  
之大者也臣瓚曰山足曰鹿是鉅鹿之鹿本當作麓諸  
書作鹿者段字也此碑作鏹者亦段字也鏹乃錄之或  
體鹿彖同聲說文目部睪从目彖聲讀若鹿故从彖之  
字亦得从鹿以說文徵之麓之古文作𦍋籀之或體作  
𦍋灑之或體作灑皆是也然則錄从金彖聲而或作鏹  
从金鹿聲正合六書之旨許君偶未收耳尙書大傳致  
天下于大麓之野注曰麓者錄也鉅鹿字本當作麓而

此以錄之或體作鏹者爲之亦古人同聲段借之常例顧氏不知古有鏹字固爲失之如錢氏之說一若鉅鹿字必當作鏹者殆亦未識鏹字也

尉氏令鄭季宣碑有放鵬二字洪氏隸釋謂鵬鵬是鳩名恐是用趙簡子放鳩事顧氏譌吉隸辨謂書古文訓放驩兜于崇山作鵬毆今碑文放鵬上有虞字其爲驩字無疑翁氏方綱糾其誤曰廣韻鵬鳥名鵬凶名此二字無論是一是二要之从丹非从舟也樾謹按顧說固非惟碑文明有虞字而洪氏以爲用趙簡子事則亦未合今按放讀爲方荀子子道篇不放舟楊倞注曰放

叢七之二

七

讀爲方是其例也鵬卽鳩之段字爾雅釋鳥曰鵬鳩鵠鵬舍人注曰鵬鳩一名鵠鵬蓋鵠之與鵠鳩之與鵬均文異而聲同故昭十七年左傳作鵠鳩是鵬與鳩通此碑段鵬爲鳩亦古文段借之常例也然則放鵬卽方鳩蓋用虞書方鳩偃功之文故上文有虞字耳

邵陽令曹全碑芟夷殘迹絕其本根樾謹按殘當讀爲翦書序遂踐奄鄭注曰踐讀爲翦翦滅也史記周本紀作殘段殘爲翦正與此碑同亦或以芟爲之校官碑禽姦芟猶芟亦翦也迹者除也說文女部妍除也經典每以屏爲之論語堯曰篇屏四惡孔注曰屏除也穀梁宣

元年傳放猶屏也范注曰屏除也又或以并爲之莊子  
天運篇至貴國爵并焉郭注曰并者除棄之謂也又或  
以併爲之廣雅釋詁併除也竝卽說文併字之義此碑  
作迸與禮記大學篇迸諸四夷同蓋卽屏之變體其義  
亦當爲除殘迸猶言翦除也芟夷而翦除之斯能絕其  
本根矣

蕩陰令張遷碑三代以來雖遠猶近詩云舊國其命維  
新榘謹按上文旣云於是刊石豎表銘勒萬載便可徑  
接銘詞乃又綴此四句殊爲不倫竊疑此四句當在前  
哲遺芳之下其文本云奚斯讚魯考父頌殷前哲遺芳

叢七之二

三

三代以來雖遠猶近詩云舊國其命維新有功不書後  
無述焉於是刊石豎表銘勒萬載蓋引奚斯考父二事  
而繼以此四語以見魯殷二國有二子爲之讚頌故功  
烈常存雖遠如近國雖舊而命則新也若有功不書則  
後無述矣此碑錯譌不一顧氏金石文字記因爰暨於  
君誤作爰旣且於君疑好事者得古本而重刻之翁氏  
兩漢金石記則云下文藝於從政政誤作叟想東漢時  
能書胥史固不乏人竟似艸葉審視未明而茫然下筆  
者今按此四句之前後錯置其謬更甚前人未經論及  
故表出之疑作書者遺奪于前而補綴于後吳氏穎芳

作散氏銅盤銘釋文曰古入質樸文中有遺佚或補于尾孫皓天璽碑猶踵爲之此言也卽可以說此碑矣

武梁祠堂畫象題字伏戲蒼精初造王業榘謹按王字洪氏隸釋史氏學齋佔畢皆作工然諦觀拓本實是三畫連中之王翁氏方綱謂是工字未敢信也孔子贊易首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然則此云伏戲初造王業正本周易之文如謂王業之語非可施之太古則孔子所言先不古矣仍以作王業爲是

後世凱式□□綱隸釋曰碑以凱式爲楷式榘謹按楷之與凱古不通用洪說非也凱當讀爲暄方言暄美

叢七之二

无

也郭注曰禮暄美德也然則後世禮式者言可爲後世美式也凱暄並從豈聲故得通用矣綱上一字洪氏作無字黃小松言無字稍偏當是榘字今按拓本實是榘字左旁是巾非木也爾雅榘大也榘綱猶言大綱

顏淑獨處飄風暴雨婦人乞宿升堂入戶燃蒸自燭懼見意疑未明蒸盡摘竿續之榘謹按顏叔子事見毛詩巷伯傳彼云緇屋而繼之此云摘竿者屋下簿也說文云在瓦之下笄上釋名曰編竹相連迫迤也毛傳緇

屋之義得此而明詩正義云抽取屋草以繼之夫草以覆屋自在屋上豈室中之人所能摘取乎金石文字足

以證明經義如此故可寶矣

巴郡太守樊府君碑飲□茹泆樾謹按飲下一字洪氏隸釋作汝然汝水不在梁州之域殆非也今諦審是汝字汝非魯之汝水列子釋文云案史記汝與嶧同謂汝江也王氏伯厚以說考工記之貉踰汝則死見困學紀聞卷四此云飲汝卽謂飲嶧江之水矣

□元垂□岳瀆□□分樾謹按元上一字隸釋作演字然於文義未合諦觀亦不甚似疑是渾字漢書敘傳渾元運物注曰渾元天地之氣也此渾元二字之證垂下一字洪缺今按是像字像與象通垂像卽垂象也岳瀆下隸釋云缺一字今按拓本實缺二字然上下文皆四字句此句不應獨五字疑未能明矣

叢七之二

三

讀書餘錄二

德清俞樾

周易履霜鄭讀履爲禮解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釋文曰履鄭讀履爲禮夫履霜之  
文明白易解讀履爲禮于義何居學者疑焉不知此正  
古經師之遺言聖人作易之法在是後人讀易之法亦  
在是不可不察也禮記郊特牲篇曰禮由陰作者也白  
虎通禮樂篇曰禮者陰也又曰禮法陰也是禮之屬陰  
古義如此大戴記曾子天圓篇曰陰氣勝則疑爲霜雪  
詩蒹葭篇白露爲霜毛傳曰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

叢八之一

一

成是霜與露本爲一物陽氣盛則流而爲露陰氣盛則  
凝而爲霜象傳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明以陰字釋履  
字疑字釋霜字然履無陰義必破爲禮然後有陰義經  
不曰禮霜而曰履霜者禮霜不辭必借履字而後成辭  
也故以辭言之則履是本字以義言之則禮是本字鄭  
君讀履爲禮所以釋其義也愚嘗謂喪羊于易喪牛于  
易兩易字於文爲彊易之易於義爲變易之易其君之  
袂不如其姊之袂良兩袂字於文爲衣袂之袂於義爲  
說卦傳震爲決躁兌爲附決之決詳見羣經平議而於  
鄭君讀履爲禮猶未得其故今深思而得之故特著其

說得此說而推之學易之法思過半矣

尚書又曰解

古之箸書者博採異文附之簡策如管子法法篇之一曰大匡篇之或曰皆是為管氏之學者傳聞不同而並記之也韓非子一書如此者尤多內儲說上篇引魯哀公問孔子莫眾而迷事又載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外儲說左篇引孟獻伯相魯事又載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斯亦古人網羅放失之盛心乎尚書每有又曰之文竊謂亦當以是解之今備列於左

叢入之一

二

康誥篇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此古本也蓋謂非汝封手自刑人手自殺人然刑人殺人無非汝封為政不可以不慎也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此存異文也蓋一本作非汝封劓刑人無或劓刑人非汝封故附載之以存異文其文略而不具蓋使讀者以意會之而自得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此古本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此存異文也古本止王曰外事至殷罰有倫十五字別本於王曰上多要囚至要囚十五字而汝

陳時臬事罰蔽殷彙亦與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字句不同故並錄之以存其異

多士篇王曰又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此亦存異文也上文王曰告爾殷多士今子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子惟四方罔彼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此蓋古本如是而別本於王曰下止作時子乃或言爾攸居八字詳略不同故附錄之其文雖有詳略而意則無殊時子乃或言卽予惟時命有申也或有也見趙岐孟子注時子乃或言者時子乃有言也子惟時命有申者子惟是有申命也兩句之義一也

叢八之一

三

爾攸居卽亦惟爾多士攸服兩句之義亦一也

君夷篇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曰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此古本也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甯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此存異文也文有詳略故並存之天不可信卽天難諶也我道惟甯王德延卽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也迪與道古字通用益稷篇各迪有功迪朕德史記夏本紀迪並作道延與施義亦相通淮南子脩務篇名施後世高注曰施延也

多方篇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此古本也又

曰時惟爾勿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此存異文也兩文不同而意則無殊一勸之一警之也

惟君頤篇又曰無能往來不得其解嘗疑又曰二字乃及且二字之誤當連上文讀之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宐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及且歷舉文王之臣而已亦與焉言其實也無能往來詞之謙也漢書朱雲傳言丞相韋元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然則無能往來自是周公自謙之詞今及且二字誤作又曰則此四字遂不可解上文歷舉文王之賢臣豈宜以此貶之乎下

叢八之一

四

文茲迪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亦承此而言鄭注曰茂小也周公自謙故言以文王小德降于國人而已不然文王之德何以言小豈代文王爲謙詞乎上文在今子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此云及且猶云在今子小子且也無能往來猶云非克有正也茲迪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猶云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也以上文相證蓋知又曰二字是及且二字之

誤矣

納于大麓解

大麓以地言古今文無異說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史記

所載古文說也五帝紀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又曰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是古文学家大麓以地言也尚書大傳今文說也唐傳曰堯推舜而尚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夫曰大麓之野是今文学家大麓亦以地言也惟古今文之說不同古文学家以納于大麓爲實事今文学家則不然其字爲林麓之麓其義爲領錄之錄堯屬諸侯于舜必于大麓之野者取義于領錄也鄭康成兼通古今之學故以古文說古文以今文說今文皆能不背其說注書序曰入麓伐木此以古文說古文也注大

叢入之一

五

傳曰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此以今文說今文也其字則麓其義則錄故旣曰山足曰麓又曰麓者錄也明所以稱大麓者取義於大錄也此在說書者自有此例文十八年左傳杜注曰闔四門達四窻以賓禮眾賢四窻卽四聰也釋名曰窻聰也四門四目聲義俱隔故兩言之四窻四聰聲義俱通故一言之然則大麓之爲大錄猶四窻之爲四聰矣他經亦有此例詩南陔序曰孝子相戒以養也南陔之陔本以地言而其義則爲戒儀禮鄉飲酒禮鄭注曰陔

之言戒也咳戒亦聲近義通然曰南戒則不詞矣故其義爲戒而其字爲咳也左傳葬鮮者自西門蓋以西有鮮音取鮮落之義毀中軍於施氏蓋以施有弛音取弛毀之義古人依聲託義往往如此大麓之解雖以古文爲正而今文家說亦必有所受之管子大匡篇曰臣祿齊國之政祿乃錄之段字卽領錄之義疑夫錄之說春秋時已有之矣古文義顯今文義晦故爲證成之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解

子卯之忌在漢世已有異說檀弓正義引鄭司農注以爲五行子卯相刑此是古義後之學者以此爲術家之

叢八之一

六

言屏而不用檀弓釋文引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鄭康成何休杜預皆循用其說今按漢書律麻志引武成曰粵若來二月旣死霸粵五日甲子成劉商王受則紂以甲子亡書有明證而桀以乙卯亡則於古無徵賈孔之疏皆據商頌昆吾夏桀一語謂桀與昆吾同日亡而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萇宏曰是昆吾稔之日也遂謂桀亦以乙卯亡然則萇宏何不言桀稔而言昆吾稔乎呂氏春秋簡選篇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移大犧高誘注曰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近孔氏廣森據此謂桀以戊子

亡其說良是乙卯至戊子三十三日此吾以乙卯亡桀以戊子亡相距不久故商頌連言之曰昆吾夏桀史記殷本紀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是伐昆吾伐桀兩事正相連而要不得并爲一日也今定乙卯爲昆吾亡日以左傳爲證戊子爲桀亡日以呂覽爲證則當日用兵次第可見與商頌殷本紀無一不合且皆先秦古書足可依據帝王世紀及列女傳諸書言以乙卯日戰于鳴條皆非其實矣桀亡日既非乙卯則子卯之忌自不因桀紂司農舊注殆不可易

庶姓別於上解

叢八之一

七

禮記大傳篇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按庶姓有對同異姓言者周官司儀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曰庶姓無親者也異姓昏姻也隱十一年左傳薛庶姓也杜注曰庶姓非周之同姓蓋對同姓言則庶姓卽異姓就異姓中別而言之則又以異姓之無親者爲庶姓也庶姓有對姓言者此文庶姓別於上其下云繫之以姓而弗別所謂庶姓者氏族也與周官左傳所稱庶姓迥殊鄭注云元孫之子姓別於高祖又云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孔疏云周家五世以後庶姓別異於上與高祖不同各爲氏族其於庶姓之說得

之矣惟推尋文義尚有未安者鄭云元孫之子姓別於高祖若然則是別於下而非別於上矣今按庶姓別於下從六世言之也如公子以別子而爲祖其弟二世父子也弟三世乃得以王父字爲氏至弟六世則庶姓自其曾祖而已別矣故曰庶姓別於上

大學命也過也解

禮記大學篇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此節先字愚嘗疑是近字之誤先篆文作𠄎近古文作𠄎兩形相似而誤說詳羣經平議命字鄭讀爲慢然命慢非同部字未合假借之

叢八之一

八

例今按仍當讀如本字凡人臣得賢君而事之與不得賢君而事之皆命也人君得賢臣而用之與不得賢臣而用之亦命也此章說平天下事則命字應就人君言魏李康運命論曰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元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斯言發明命字可謂深切然則見賢而不能舉舉之而又不近豈非命乎若夫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則

有不得諉之命者蓋不能舉不能近雖賢君亦時有之若漢文帝之於賈生宋仁宗之於蘇氏兄弟不可盡謂之過則姑歸之於命而已矣若夫不能退不能遠此必昏庸之君也如唐德宗之於盧杞宋徽宗之於王黼豈得諉之命哉故直謂之過也命之一言尙有寬假之意過之一言全是責備之辭何者不能舉不能近譬猶有嘉肴而不知食有旨酒而不知飲未必卽以殺身不能退不能遠是猶甘餐毒藥也二者均失而輕重殊矣末節專言小人爲國家之禍是故此處雖好惡並言而語意微有輕重焉

春秋是月解

叢八之一

九

僖十有六年書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公羊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曰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此傳之意蓋以春秋不書晦日而六鵠退飛適當晦日故書是月明其與實石異日而同月其曰僅逮是月者過此一日卽非是月矣此公羊子據春秋之例而知之非是月爲晦日之名也蓋晦日例所不書止當書月使上無實石之事則但書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六鵠退飛過宋都如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之例足矣乃上有實石之文

不得繫于正月之下而又無重書正月之理於是變文  
言是月雖聖經之變例實行文之常例也何休不達此  
旨乃曰是月邊也魯人語也然則是月與晦日異名而  
同實春秋不書晦日乃從魯俗爾是月是猶諱虎而言  
於菟也下文發問不曰是月者何晦日也而曰何以不  
曰晦日也明晦日以不日而見非是月爲晦日之名乃  
學者徇何氏之誤妄生異讀釋文曰是月如字或一音  
徒兮反鷓冠子注及初學記引此傳並作提月不獨音  
異而字亦異矣孔氏廣森公羊通義曰凡言是月有當  
讀如字者其義爲此月有當讀提月者其義爲盡此月

叢八之一

十

此沿何氏之誤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  
齊人來歸衛俘解

莊六年左傳經文齊人來歸衛俘杜注曰公羊穀梁經  
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愚按公  
羊傳曰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穀  
梁傳曰齊人來歸衛寶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其文雖  
是寶字而其義初未嘗指言寶玉俘寶二字古音相同  
得相段借公穀所受之經文是俘是寶固不可知何休  
作解詁乃曰寶者玉物之凡名於是始定爲寶玉字矣  
夫春秋之義公羊所得爲多漢初傳公羊之學者以董

仲舒爲大宗而春秋絲露王道篇有恩衛葆之文葆之與寶固得通用然葆從保聲保從采省采卽古文孚也則葆之與孚亦得通用若是衛寶不得言恩其下又言以正罔罔之平也則其爲孚囚明矣竊謂此經當從左氏經文作孚爲定公穀經傳及左氏傳文之作寶者並段字也左氏雖不傳春秋然史記稱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其所載經文固孔氏之書容有可據者矣

如其仁如其仁解

論語憲問篇如其仁如其仁孔注曰誰如管仲之仁增

叢入之一

十一

字釋經頗非經旨今按如其仁如其仁者蓋不許其仁也此義嘗于楊子法言得之法言吾子篇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此與孔子之論管仲正可互明蓋若管仲者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若屈原者論其志節可也不必論其智也楊子以法言擬論語正在此等處吳祕注曰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卽可以說論語之如其仁矣又按楊子書襲用此句法者尙多學行篇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淵騫篇或曰淵騫曷不寢曰

攀龍鱗附鳳翼異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其寢如其寢又問道篇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雖無其字意亦相同凡言如其者皆不然之詞而非許與之詞論語孔注世多疑其僞託今得法言以證論語西京師說居然可見孔子不輕許人以仁于令尹子文陳文子皆然孟武伯問子路冉求公西華孔子皆稱其才以告之而曰不知其仁然則其於管仲盛稱其功而仁則不許也亦此意也三年學不至於穀解

此卽學也祿在其中之意穀當訓祿與邦有道穀之穀

叢八之一

士

義同古者三年大比賓興其能者賢者而登用之故以三年爲期然不曰三年學必至於穀而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所謂正言若反古人之語固有然者而聖人之意曲而愈深矣蓋學優則仕固學者之當然子使漆雕開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推篤信好學者之心豈求速成者哉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得以益求其所未至正學人之大幸也故曰不易得也噫天下學者每以不得祿爲憂子則告之曰學也祿在其中矣天下學者又以得祿爲喜子則告之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聖人之勸學

也蓋備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解

此聖人疾時君之好佞也蓋好色人之所欲故大學言誠意必極之于如好好色而孔子亦言未見好德如好色然則美如宋朝宐爲人所共喜矣乃春秋之季德之不講而惟以口舌爭長其始也若王孫滿之折楚子燭之武之卻秦師未始不收折衝樽俎之功而相沿既久浸至王朝之命令不行盟主之要束不守而惟聽命于辯士之舌端實開戰國游說之習故孔子借衛臣以發此歎若口不有祝鮀之佞則雖有宋朝之美不能自免也是故驪姬之美非優施之教則不能得志於晉國安陵君之美非江乙之教則不能固寵於楚王鄭衷之美而忌張儀天下之蠱惑人者至美色極矣而辯佞之工又駕乎其上也夫色且如此德更可知所以讒人高張賢士無名也此夫子所以三歎也

論語仍舊貫魯讀仍爲仁解

論語先進篇仍舊貫釋文引鄭注云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按仍仁非同部字而仍得讀爲仁者聲之轉也白虎通四時篇曰年者仍也年與仁同部然則仍之讀爲仁猶年之以聲訓爲仍矣惟魯讀不傳其義今以意說之

仁愛也仁舊貫者愛舊貫也凡人於故舊之事往往愛惜而保護之不忍有所毀傷是卽所謂仁也魯之有長府非一日矣先君爲之子孫世守之昔孔子告魯哀公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牖階仰視楹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然則魯之君臣游於長府仰而觀俛而視其流連感歎宜將何如乃一旦毅然舍其舊而謀其新抑何忍乎閔子曰仁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欲其愛惜此舊貫也夫臣之弑君子之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由于忍而已矣故閔子不論其事之是非而動其心之不忍因事託諷所見者大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殆聖門之微言歟孔子與子貢論告朔之餼羊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孔子之愛禮閔子之仁舊貫一而已矣魯之學者與聞緒論傳其舊讀楊雄將作大匠箴曰或爲長府而閔子不仁是西漢經師猶明其義惜乎鄭君之不之從也

夷逸朱張解

夷逸人名也朱張非人名也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曰夷逸言竄于蠻夷而遁逸也以虞仲夷逸連讀則夷逸非人名然下文謂虞仲夷逸與謂柳下惠少連一例安得謂非人名乎廣博物志引尸子曰夷逸者夷詭諸之

後或自有據至朱張當從鄭本作侏張釋文云朱張竝如字眾家亦爲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鄭作侏張音涉留反今按荀子書兩言子弓不言朱張楊倞注謂卽仲弓其說是也蓋冠而字之曰子弓五十而加伯仲曰仲弓亦猶子路之卽季路耳王弼妄生異說殊不足信侏張者陽狂玩世之謂與書無逸篇譎張爾雅釋訓篇佻張字異而義同孫炎注爾雅曰眩惑誑欺人也陽狂玩世亦是眩惑欺人美惡不嫌同辭下文孔子論斷不及朱張則非人名審矣是故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以逸民爲目列此四人猶云德行顏

叢八之一

五

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也朱張柳下惠少連以朱張爲目列此兩人猶云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也朱張卽從逸民中別出之見其同是逸民而又加以陽狂玩世故孔子以爲降志辱身而孟子謂柳下惠不桀亦卽此意矣何晏集解引包咸說云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則夷逸朱張皆爲人名郝氏敬論語詳解云逸民夷逸朱張品其目也夷齊虞仲柳下惠少連舉其人也則夷逸朱張皆非人名二者似兩失之今一以下文孔子之論爲準所論及者人名也所不論及者非人名也較舊說爲有據矣或謂皇侃義疏作者七

人下引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柳下惠少連  
辟色者不及夷逸朱張似鄭君并不以夷逸爲人名者  
此不然也夷逸行事無可考見鄭君安得臆斷之曰此  
是辟地辟言者乎故別舉荷蕢諸人而不及夷逸不得  
據此而謂夷逸非人名也

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昆弟爲甥姊妹之夫爲  
甥解

爾雅釋親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而不云謂我甥者吾  
謂之舅非徒互文見義也蓋舅者舊也尊長之稱而甥  
則古人自敵以下得通稱之故謂我舅者吾得謂之甥

叢八之一

六

而謂我甥者吾不得概謂之舅於是有更相爲甥之例  
釋親云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昆弟爲甥姊妹  
之夫爲甥郭注曰四人體敵故更相爲甥此說是也姑  
之子得爲甥者釋名云舅謂姊妹之子曰甥而古人于  
父之姊妹謂之姑姑姊妹襄二十一年左傳有公姑姑  
列女傳有梁節姑姑合而言之則曰姑姑姊妹夫姊妹之  
子爲甥則姑姑姊妹之子亦爲甥其母有姊妹之名故其  
子亦有甥之名尊卑固不嫌同名矣雖然姑之子從舅  
之子而得名也姑之子爲甥將舅之子爲舅乎曰不然  
也舅者尊稱非可施于敵體也是故姑之子爲甥而舅

之子亦爲甥所謂更相爲甥也夫舅之子者吾母昆弟之子也吾母昆弟之子爲甥則吾妻昆弟之子降一等矣於是妻黨之甥移而屬之妻之昆弟是說也可以舅例之吾妻之父吾謂之舅釋親云妻之父爲外舅是也吾母之父尊一等次於是母黨之舅移而屬之母之昆弟蓋母黨妻黨皆外姓之親雖尊卑異等而體例從同母黨有舅妻黨亦有舅但母黨之舅則母之昆弟妻黨之舅則推而上之不於其昆弟而於其父矣母黨有甥妻黨亦有甥但母黨之甥則母昆弟之子妻黨之甥則推而上之不於昆弟之子而於昆弟矣比例觀之其義

叢八之一

七

自見雖然妻之昆弟從姊妹之夫而得名也妻之昆弟爲甥將姊妹之夫爲舅乎曰不然也舅者尊稱非可施于敵體也是故妻之昆弟爲甥而姊妹之夫亦爲甥所謂更相爲甥也此經四句語雖平列而義實相生因姑之子爲甥故舅之子亦爲甥因舅之子爲甥故妻之昆弟亦爲甥因妻之昆弟爲甥故姊妹之夫亦爲甥其文雖列于妻黨而不以妻之昆弟冠首者爲此也郭注更相爲甥之說必古義如是有所受之乃因此稱久廢不得其義又爲之說曰甥猶生也今人相呼蓋依此則疑甥爲生之借字非爾雅正名百物之旨矣

釋薨

洛誥薨字說文所無錢氏大昕謂卽爾雅孟勉也之孟音義俱合而字形則絕不相似莊氏述祖謂卽寤字之訛七在切按寤字隸變作薨隸釋漢冀州從事張表碑曰薨疾而終是也此經作薨又小變其體耳字形固甚似矣而音義則皆不合學者疑焉今以寤字本義言之說文寤病臥也凡人病臥則有止息之義故盧辯注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篇曰寤猶止也李善注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曰寢猶息也然人病臥既久又無不彊勉求起故鄭王注此經並曰勉也亦猶以亂爲治以故爲

叢入之一

六

今訓詁反復相通自有此例其本音七在切而釋文引徐音武剛反兩音不同者音隨義轉也古經師遇字同義異者輒改讀其音以示區別故此薨字旣轉其止息之義而爲強勉卽轉其七在之音而爲武剛矣然亦一聲之轉也水經河水篇注曰參合徑北俗謂之倉鶴陞然則寢之讀武剛反亦猶參之聲轉爲倉矣又風字從凡得聲詩經與心爲韻而得讀如放音釋名釋天曰風充豫司冀橫口合唇言之風汜也其氣博汜而動物也青徐言風敞口開唇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以是言之寢音七在反合唇言之也音武剛反開唇言之也

經師欲人知是彊勉之義而非猶是止息之義故開唇大言之益音隨義轉而義亦卽存乎音矣

釋難易

經典所用難易字與說文難易二篆說解全不相涉然則難易當作何字曰難當作難易當作傷古文省人旁耳說文難行有節也行而有節自不可得而捷速矣至鄉人難之難本當作𪔐說文曰𪔐見鬼驚兒從鬼難省聲讀若詩求福不難蓋見鬼而驚因而聚逐之字本作𪔐不作難也後人以難聲同而借用之旣以難爲𪔐因以難爲難兩失其本字矣故曰難當爲難傷者說文云輕也輕則有捷速之意故與難對文且輕則便於移徙變更之義亦從此生也昭十八年左傳杜注曰易輕也正說文傷字之訓故曰易當爲傷

釋新舊

說文新取木也而凡五穀之屬刈而取之者皆得謂之新是以古有薦新嘗新之禮而左氏傳曰不食新矣卽從取木之義引申之也人生之計莫先於衣食故古人言始事者多從衣食取義新者食之始也初者衣之始也二義相近故廣雅曰新初也惟舊字之義不可解言久遠者何取此怪鳥而言之乎按說文肉部肌孰肉醬

也從肉九聲讀若舊納疑肌卽新舊之本字也錢氏大  
昕潛研堂集曰漢人言讀若者不特寓其聲并可通其  
字卽以說文言之響讀若許詩不與我戍許春秋許田  
不必從邑從無也鄭讀若薊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不  
必從邑從契也所引几數十事然則肌讀若舊經傳卽  
可以舊爲之不必從肉從九也相沿旣久讀若字行而  
本字轉廢亦猶廢醬而用許廢鄭而用薊矣肌之本義  
爲熟肉醬集韻作乾肉醬知肌是可以經久之物古人  
新肌並言若曰穀則吾取其新薊則吾取其肌也蓋皆  
從食取義也

叢入之一

三

詁經精舍自課文一

